

漢書疏證

國朝沈欽韓著

邵位西先生簡明日錄眉端語曰漢書疏證二十四卷則此書為卷二十七
或欽韓傳業有二或通錄邵書者偶誤七為四字誤考邵氏何子貞家藏有鈔本

叙例

師古曰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顏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

漢書

宋祁曰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

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達

汝南南頓人後漢蘭令

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

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邱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顗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

一云河間人

魏太和中為博士

正詳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宋和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考

友四字安成亭侯燕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
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
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
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實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
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女北將軍侍皇太子
常漢書刑

有跋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劉實字道字高平
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
裴駰史記序云吳知姓氏韋稜續訓又言未
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鄭元注水經以
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

薄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
病卒而大將于瓚等詐亂翼長史江彪誅之
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
衆家音義有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
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
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
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其先輩
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
二書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于瓚
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

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秘書校書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日記穆天子傳
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
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較衆家訓義此瓚
親是傳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
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傳族耳既無明文未
足取信

郭瓚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正注相如傳序及游

戲詩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

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充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撰荀悅漢紀音義

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柏洲

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叙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九十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辨二學當否瓊曰漢

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
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摭集諸家
音義稍以已見續列其末掎按前說多引汲
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
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
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
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略裁以已說儒者
服其詳博遂成一家摭无儒注解名姓可見
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
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

條件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啟
卷其知

宋祁曰漢書中有臣必者乃張必江南人

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國籍實館閣或名京朝
官投對皆題名卷末

漢書疏證卷一

撰書劉之遴傳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
書年月日字 大德乙巳板及監本皆署正
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小宋板街是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
子

高帝紀第一上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

容聲三筆曰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並之字

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
也他皆倣此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劉敞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記錄
耳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按史記世家列傳
所載邑里大抵書其縣其鄉或略之則曰某
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
武戶隴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
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

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
入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東平陽此類是也
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
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又則知所謂沛豐邑
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記鍊然也春秋傳
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
小都鄉邑聚為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拘邑
左邑之類為多今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
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
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於沛之

豐邑屬中陽里而高祖與烏刊誤以沛豐邑
中為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
也 天台齊台南曰按師古注是劉敞刊誤
云云非也吳仁傑糾之甚當惜其說未暢耳
漢書此文全用史記記縣之鄉里而未言郡
此時沛未為郡屬於泗水若全記郡縣當曰
泗水沛人不曰沛豐邑中陽里人矣史亦有
詳記鄉里者如陳平為陽武戶牖鄉人鄭食
其為陳留高陽人是也然無有以後地目前
人者如會稽未分吳郡之前所謂吳人者會

稽郡之吳縣人也不得為吳郡之吳縣人也
如薛郡未改魯國之先所謂魯人者薛郡之
魯縣人也不得為魯國之魯縣人也高祖生
長秦世自是泗水郡之沛縣人時如蕭何曹
參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周繆周苛周昌任
教皆生同縣而盧綰則生同里故於蕭曹等
傳但曰沛人而於綰傳特曰豐人且曰與高
祖同里也曰史竟無有以後地目前人者乎
曰惟史記間有之老子楚苦縣屬鄉曲仁里
人此借後人地名以記其地耳至如孔子曰

魯昌平鄉限邑入自用當時地名又如列國
諸人曰齊曰楚曰趙者並不以後所名之郡
縣更為分析也

姓劉氏

刊誤曰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

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詳見史

母媯之屬意義皆同至如呼梅瓊而言之姓氏無得

奇聘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謚等要引識記好

無取即理而有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容齋三筆曰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媯見于

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
太公名執嘉又名端媼姓王氏唐洪父館學
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毋溫氏是時打得
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
毋溫氏與賈賈復徐芳伯魏奉古等執對反
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
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親亦後世好事者
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
龍媼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媼為溫者不一
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

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其載
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周嬰庖林曰
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
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
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
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
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
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
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
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敘述乃今史臣

無得而補乎予以為漢史尚質著作時只列
母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
謂淫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亦據豈
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
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敷奏若
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內里
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
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
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遠固所書即為
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

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雉師古
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
野鷄鳴師古曰野雉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
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暉若流星從
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鳴又五
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舄耳而雊
劉向以為雉雖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
離為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屬乎雉字矣
編果為呂氏名者蓋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
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

何與至嫌切為字尤疑說不經不知顏氏何
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
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為
博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左疑有七十二黑字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黑字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

宋祁曰注文景德本屬下有黑字余靖等刊
誤以文記注為據刪去

常有怪

宋祁曰一本無常字

高祖常繇咸陽

劉敞曰常作嘗

縱觀秦始皇

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
放入令既觀音工喚反

王若虛諸史辨惑曰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
恣觀之耳隋書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
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常準此例
喟然太息

辨惑曰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太息此只是太字蓋
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嘆息之大過矣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

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愚按宋書符

瑞志亦言公始常奇此女欲為貴人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

主惠帝之姊也以其

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

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

謀齊悼惠王尊魯

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謂劉歆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

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賈高欲

誅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翬與桓

公言吾為子白隱笑奇此類

呂后周舖之

師古曰舖青必胡反

宋初曰舖當作必故反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

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

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

辨慙曰史記正作似字豈其誤邪

乃呂竹皮為冠

應曲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為尾冠是也

惠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長冠一曰齋

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

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

楚冠制也民謂之鶻尾冠非也晉書輿服志

曰後除竹用漆纚

今求盜之薛治

應劭曰薛魯國縣也

愚按續漢書郡國志魯國秦薛郡高后改劾據漢制故以薛為魯國縣其實斯時尚為郡也

為縣送徒驪山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令一人行前

劉攽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醉因卧

大德本作因卧

吾子白帝子也

應劭曰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

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尊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天雲五色

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笑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 愚按此與今本顏注不同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 愚按始皇本紀始皇東行郡縣在二十八年此三言為追叙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

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

恐能薄

師古曰能本獸名

劉攽曰能難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

之

祠黃帝祭蚩尤於涿庭而饗鼓

刊誤補遺曰飭璜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星
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
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
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
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
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於畢畢星主
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黃帝會殺
蚩尤者也既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

鬼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
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
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
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
傳會不足據也況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
月四時之外祭是為宜彼貪虺之鬼焉得造
其間哉顏注以釁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
祠蚩尤釁鼓旗字當屬上句讀之愚按鄭
康成周禮肆師注貉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
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䟽引異

義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廢人之食者何兵之
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
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
亦祭蚩尤於沛庭也藝文志兵形勢有蚩尤
二篇又管仲言蚩尤始造五兵今高祖將用
兵故祭之吳氏以祭蚩尤為祭其星史記天
官書蚩尤之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是不常
見之星祭之當於何所其茫無所據一也皇
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民
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

尤旗其地與帝隔遠不可往祭二也郊祀志
明言高帝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宣帝亦
祠蚩尤於壽良後書馬嚴傳勅嚴通武庫祭
蚩尤亦何嘗以為貪暴之鬼哉況屋綰起於
甘石如王良國皇溫屋災仲造父之類每因
人而得名蚩尤之旗是因蚩尤名之耳舍其
神而祭其星有以異乎又按周禮春官小
祝掌釁祈禬祝鄭司農云釁謂禬鼓也春秋
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而釁旗
之父綰無所出安知封禪書不牽連誤書乎

觀後贊云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帛于火德是
班氏明以旗字屬下讀史記諸家皆讀與師
古同益以明吳氏之舉爾矣

旗幟皆赤

宋祁曰箇該音義幟音幟

由所殺蛇白帛于所殺者赤帛于故也

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
十字都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幟所言赤
帛于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

沛公攻胡陵方與

劉知幾史通曰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
至於述高祖為公主之時皆不除而漢之字
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
為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
先覺者矣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崩師古云得司馬之名
非也按後漢左司馬曹洪傷曰此已下更不
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
殺之 劉敞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

得

沛公遷軍亢父

鄭氏曰屬
任城郡

憑按此亦據後漢郡國言本書地理志屬東

平國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遷之沛

宋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

張耳等趙後趙歇為趙王

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章邯從陳別將

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

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

後九月

劉歆曰余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
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
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之後九
月是司馬氏如沈叔之非秦法也

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殊蒲剛武侯也孟康曰功臣表殊蒲剛武侯也
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
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
不當改則武侯為剛侯武侯
云魏將無
所據矣

刊誤補遺曰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為
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
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言之按項籍傳
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為
上將軍諸別將共習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
固嘗為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
故為陳武為楚將無據 仁和趙一清曰此
顏是而吳非史記蒲將軍注服虔如淳韋昭
皆莫能定指為何人遽以棘蒲侯當之似誤
而陳武之非楚將臣瓚之說可証也其救詎

鹿與救東阿原屬兩人而事亦非史遷誤書
者斗南又以羽軍入至戲西沛公軍霸上相
距不遠韓蒲侯功狀在是蒲將軍功狀亦在
是適有合者而不知其進兵時已有河南河
北之分安得朝楚暮漢如淮陰曲逆輩之去
就綽如若武者殆楚漢春秋所云柴將軍其
人耳孟康音義以剛武侯為剛侯武或者議
其改易舊文師古謂史失其名正爾缺殺重
又駁之吁過矣

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

史記作魏將皇欣申徒武蒲

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朱子文曰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沛公引兵過宛西

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唯作而故師
古詳釋之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刊誤曰案文少足下二字補遺曰按史記

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刊
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從之語

簡意足親漢書但脫一之字耳

足下通行無所累

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與偕攻析郿

劉攽曰析郿之郿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蹠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郿商傳則音

歷不晚所以

所通毋得箇掠

師古曰掠音力反

宋初曰掠舊作力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改

力為向

瑕立申陽下河南

宋初曰瑕立中陽觀刑封諸王處刑不稱其
鄉里似文韻說勝

五星聚于東井

劉敞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
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

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
迺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
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
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
無疑也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
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
語而失之李肇丹浦欵言曰楊升庵嘗言
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當於約字句斷然

考古人文章用約法甚多應仲遠駁議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張敏駁議云高祖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荀悅漢紀高祖入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應歆悅皆漢人也豈遽不詳耶世說庾存嘲魏長齊曰與卿約法三章北齊樊孝謙對策云除其苛令與其約法南齊討沈攸之符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其他不能盡舉也愚按刑法志屢言約法三章班氏自有明證矣

可急使守函谷關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矣字

遂至戲下

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
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
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
文注戲旌麾也

亞父范增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
次父猶管仲自字仲父耳

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
敬之次父是妄說

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水經注曰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
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
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

夜馳見張良

朱子文曰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語意
同亦無張字

見羽鴻門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

坂下坂名也古有鴻亭郡國志曰新豐縣東
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或云霸城南門曰鴻
門也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
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
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
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為得今新豐
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
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
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地也自
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

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傳軍處東去新豐既達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

見高祖乎

春

正月

師古曰

凡此諸月

號皆太

初正月

之後

為歲首即謂之四月為正月也

今此真

稱也

以十月

為歲首即謂之四月為正月也

今此真

稱也

以十月

正月

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耳他皆類此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

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

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

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日知錄曰註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

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

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

孟康曰故道縣名屬武都

齊召南曰或疑故道即是褒中舊道武都郡

至武帝始置豈此時即有故道縣乎孟康說
非也予謂孟康說是故道縣此時已有但不
屬武都郡屬隴西郡耳曹公傳校遷定三秦
攻下辨故道雍聚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
即此事也時雖無武都郡之名而下辨故道
二縣秦時早置且其地接雍聚不必疑也曰
有詔乎曰褒中校道已燒絕矣改從故道襲
雍則趙衍之計也功臣表云須昌侯趙衍以
謁者漢王元年初校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
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即此事也它道者

故道之徑路所以別於褒中故道耳

雍兵敗

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

緡治河上塞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

秦時緡治

緡治河上塞

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次胡築河上塞

齊召南曰按晉灼說非也此河上塞即河上

郡之北境與白奴邊界者時都櫟陽故急急

緡治非秦時蒙恬所奪取河南地因河為塞

者也蓋當諸叛秦時匈奴稍復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矣匈奴傳自明晉說非也是年盡定雍地又興關中乘邊塞則北地上郡隴西凡與匈奴接界俱置兵守戍不獨河上之塞矣高帝欲圖天下先寔關中邊境使無內顧之憂深謀遠慮如此哉

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宋初曰有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

刊誤曰以告之之字衍 補遺曰按漢紀作
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之 愚按不衍之字
義亦通

漢王以故得知五諸侯兵

劉歆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
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刊誤補遺曰刊誤
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蕭氏則猶
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
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商
王卬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

國為河南郡鄭昌之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唯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兵又曰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吳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顏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翟塞而王固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考見於史者淮陰

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
與楚和魏王至國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背
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
去是也且史稱初五諸侯兵則以兵為主故
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
與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役五諸侯入彭城
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於此但云
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
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初五
諸侯兵不同 愚按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今齊趙共擊楚則是
河南一也魏二也韓三也殷四也韓信五也
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
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
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
脫

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日過沛使人
求室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
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愚按史公如此類

者不可悉數班史少簡矣然如此數語即重
言空家重言漢王未為兄者朱氏駁之過矣
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
楚

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
之覺文理不順况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
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
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今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
南
京兆也中地在扶風也

宋初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 愚

按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立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刊誤補遺曰漢所為不即以西王地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諉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

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表為長

轅生說漢王

轅生記作表 楊慎庵言曰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朗秀沈心善照漢施南振楚滅
自挽大略淵田元功響効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云云其後高祖未酬
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
人二十八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微矣王應麟
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
希曾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與不可辨士

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韓生乃韓塗之後
漢有韓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表後漢表
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史失其
名碑亦闕焉 愚按路史國名紀按良碑云
滿為陳侯至陳濤塗以宅立姓曰表

漢

王跳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
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校

反影

朱子父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
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

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共車出成皋王門
何乃迂辭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愚按史
家自有書法孟堅為本朝作史與馬遷異焉
可以逃目漢王乎晉說仍是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宋祁曰越本無破字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
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
卒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
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

泉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宋祁曰欣自劉記上死矣今泉於此以欣舊
都故示之

不因其戲而遂取之

師古曰
幾危也

日知錄曰創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
虞機張之機

高帝紀第一下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趙期會舉楚至固陵

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隨劉賈皆會

一本隨字下有何字

萬民與苦甚

如浮曰與音和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久

劉攽曰與讀曰軟助辭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劉攽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

刑殊自死刑之名也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

沙王

劉敞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
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
加之

諸侯子在閔中者復之十二歲

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

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
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

劉敞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
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敞曰諸侯子提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妾
加之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曰有辨訟及陳
諸者不早為決斷

愚按詔云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
者亟與則久立吏前者為田宅與所當求耳
辨訟之事自有廷尉及河南守豈能久立吏
前哉下文云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又云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而有功者願不得

可詔

戰必勝攻必取

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

此所以為我禽也

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愚按雖

無其字意本自明

大者王小者侯

賾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

愚按漢爵豈能盡封言橫若米大者王位小

猶不失封侯耳

刊誤說在橫傳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宋初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治長樂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

齊得十二馬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用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

案文政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
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
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
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
侯計利便也宋初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
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
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
百萬人余以為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
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

刊誤曰按文多西字補遺曰漢記作此亦
東與刊誤之言昭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
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叙齊秦形勢
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
莫可使王齊者矣契復之語意血脉法當如
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
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
秦

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
為荆王

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鄣吳皆非秦郡後漢
順帝時始分會稽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以碭郡薛郡鄒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
楚王

劉攽曰鄒亦非秦郡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
立子肥為齊王

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
可以舉為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
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信亡走由奴與其將更止臣王黃

朱子父曰攷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由奴句
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
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成
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
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
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由
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
信散兵與由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

分明

今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
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
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
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
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哉
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三耐音若能之
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
謂頰旁毛據說文自刖而字為頰毛耳衆毛

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崩謬意而
誤說文明矣 愚按孔穎達禮運疏按說文
云耐者髡也髡謂頤下之毛象形者也古者
犯罪以髡其髡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
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
帝紀中其有其事古之髡字為此耐字取堪
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仍
假借鼈三足為能耐字悉作能也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西京雜記曰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

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九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大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閭凡九十五水經注曰高祖在閼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千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閭闔公車諸門

未央殿東有宣室王堂麒麟舍章白虎鳳皇
朱雀鸞鷟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
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
狗臺柏梁臺舊來複道用相逕通 齊召南
曰按未央長樂宮闕之制蕭何營之而董其
役者少府陽城延也延以軍匠致九卿呂后
時封侯長樂城亦其所築見功臣表

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

傳送四耳

劉敞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

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
吳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
之捕加束縛矣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劉攽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
右似戰國時俗也補遺曰用兵貴右見老
子書又云山事尚右禮載孔子拱而尚右二
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此山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
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為右拒

在祭仲足為左拒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禮乘
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
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
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
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
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尚左又
曰老氏曰上將車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
尚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
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左氏所云

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中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軍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資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三輔黃圖高帝葬

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縣於櫟陽大
城內以為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昭
靈后也 雍錄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
二十五里

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弼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攬刊誤史記改為而然
攬漳不在北也

上曰吾知與之矣

師古曰與如也
言能如之何也

劉敞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

以與之之術也
歸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
多以金購之
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
字下有易字

至馬邑

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愚按馬邑是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

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

署行義年

劉敞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

矣 補遺曰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興
廉舉孝歲時於外府著行議年日夕於中司
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為釋而五臣不本出
處自出意見云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
儉而奏於天子豈不甚可矜判誤讀作儀與
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癯
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為可用
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極
別本之文如此 日知錄曰著行義年謂書
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

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
高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
者各一人是也劉放改義為儀謂若今國貌
非 隸辨曰楊信碑追念義刑按義刑即儀
型毛晃增韻云詩宣昭義問周官凡殺人而
義者史記居義嗣並音儀此因同音而借非
省偏傍也

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
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

取少年醕酒膏餅間雞蹴踘以此為惟今皆
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
之太王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松榆之社及移新豐亦
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
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故
犬羊雜弔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
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
月餘致黑百金

吾魂兔猶思家沛

宋初曰家或作樂

愚按元大德本亦作樂

舊本竟作猶思沛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父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
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
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
佗為南越王自佗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
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
織未得王之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父
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

亦傳寫妄加之

女子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

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

婦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

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

故其女曰翁主

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翁主

翁也揚雄方言云周言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

王林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

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

劉攽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

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

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

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

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宋初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於是上慢罵之曰

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有之於文無害子文不知宋何時人所糾高祖紀二卷皆較量在字句之間俗儒也

帝崩於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愚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
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又檢廣於
秦二世元年下注云高祖時年四十八計至
十二年應六十一

五月丙寅葬長陵

漢舊儀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
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
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近令丞

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
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
時行園 三輔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
長安城三十五里案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
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
各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
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
寺皆在中 水經注故渠又東逕長陵南亦
曰長山也 元和郡縣志漢長陵在咸陽縣

東三十里高帝陵也

高紀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齊召南曰按律令章程禮儀新語各見本傳
惟韓信傳不言申軍法事藝文志兵家有韓
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
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即其事
實紀言天下既定云云然則序次兵法當在
信為淮陰侯時傳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
能各有差及論將兵將將之事亦序次兵法

之一說也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
步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

秦滅魏
國之時

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

顏解誤矣

遂為豐公

容齋四筆曰豐公蓋太上皇父葉上六句皆
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頗諸家注釋大氏闕如
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通用

朱燕白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
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
其處者為劉氏

習學記言曰臧魏遷豈皆民也無族姓可論
與范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
孫穆子以為無其德而有其祿者猶不足以
不朽而况匹夫卑人乎蓋向之陋而固又甚
矣